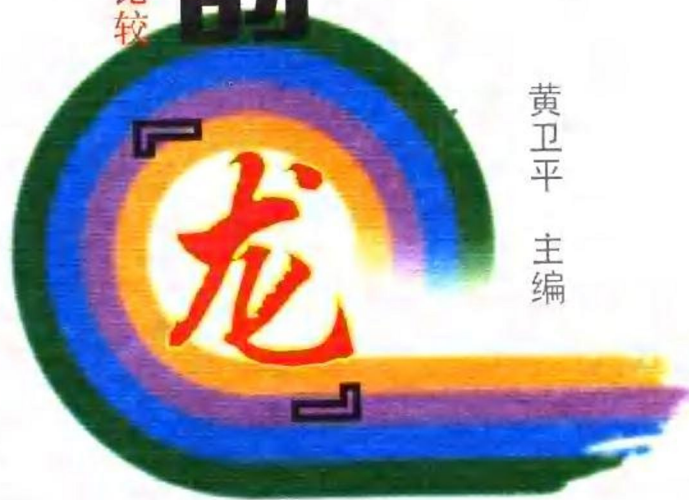


亚太经济中的

——要素、结构、环境与比较



黄卫平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亚太经济中的“龙”

—要素、结构、环境与比较—

黄卫平 主编

CHINA

南京大学出版社

序 言

世界经济发展从来就是不平衡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其中心在不断转移,随年代的变化,经济亮点和奇迹也在不同的地区显现。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出现了美国的独占鳌头,日本的景气,韩国的汉江奇迹,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中国的“邓旋风”,使这一地区呈现出群龙竞舞、你追我赶、前跑后追的多层次发展局面。战后初期,美国挟战胜国的余威,曾一度生产了全世界工业的 $\frac{1}{3}$,出口了全世界商品的一半,占有了世界黄金储备量的 $\frac{3}{4}$,在几乎所有国际经济组织中占居了最重要的地位,控制了世界经济的走向。但自 50 年代起,日本经济经历了恢复时期、高速增长时期、调整与稳定增长时期,今天已经成为鼎足世界经济的三大力量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丧失了国民财富的 45%,近 40%的城市建筑被毁,近一半的工业设备和交通运输遭到破坏,战争中死伤人员达 646 万。由于战败,日本失去了全部殖民地,战时工业全部停顿,海外的军人、殖民官吏、家属 600 万人回国,形成了严重的失业,且战败当年日本遇到了历史罕见的大荒年,工矿业仅为 1944 年的 $\frac{1}{4}$,经济陷入了极度混乱,从 1947 年起才几经曲折慢慢得到了恢复。70 年代日本经济产生了质的变化,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其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及至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已超过美

国,在人口过亿的世界大国中名列前茅,产品竞争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经济及工业结构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高科技在产业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各方面紧逼美国,甚至在一些方面已超过了美国而居世界首位。60年代中期,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示范带动下,亚洲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它们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8%以上,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已基本具备了跨越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地区门槛的条件。1991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2600多亿美元,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分别达1600多亿美元、800多亿美元和440多亿美元。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看,1991年香港、新加坡继日本之后,成为超万美元的地区和国家,台湾为8815美元,韩国则达到了6253美元,香港、新加坡已接近或超过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值得一提的是,按照经济发展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7000、10000美元是关键台阶,发达国家从人均250美元跃升到1000美元所用时间大约在12~15年(如具有跳跃式发展的法国用了12年,日本为14年),而亚洲四小龙仅10年左右,其发展之迅速和后发优势之明显是不言而喻的。亚洲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 and 地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令世人瞩目。以1991年为例,香港出口达980亿美元,台湾为760亿美元,韩国为720亿美元,新加坡亦高达590亿美元。1990年亚洲四小龙的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日本,为5350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举足轻重的贸易集团。随着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韩国1993年8个人即有一辆轿车,台湾的汽车则百户40户有之,彩电、冰箱几乎普及到饱和的程度,台湾私人住宅拥有率为81%,新加坡则更高达92%,人均住房15平方米。从总体上看,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水平已达到日本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状况,形成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第二梯队。1979年,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简称经合发组织)OECD 在一篇《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冲击》报告中,确定了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均榜上有名,而此后的 80 年代,这四小龙由于经济增长虎虎有生气,在各方面迅速向发达国家靠拢、逼近,更使得人们对它刮目相看,于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称谓不胫而走,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专有名词,今天它们已经被认为属发达行列,它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成了各国研究的对象,同时在亚太地区还出现了一批以四小龙为榜样,力图高速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群体,如被经合发组织称为第五、第六条小龙的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正在努力脱贫,想方设法挤入龙阵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这样,在整个亚太地区就出现了一种你追我赶、时间继起、空间并存的经济发 展局面,连同中国这一巨龙的经济腾飞,为 21 世纪——亚太时代揭开了序幕。

综观亚洲四小龙,它们具有大体类似的情况。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或为半岛或为海岛,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四大要素:人、物(包括资金)、技术与信息、制度因素来看,它们基本可归于自然资源贫乏的类型,同时在经济起飞时亦缺乏足够的资金,因而从物的角度不具发展的前提优势。在人的因素上,四小龙都具有比别的发展中国家较为优越的方面,它们不仅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劳动力的素质相对其在 70 年代的工资水平来讲是很高的。例如,台湾 1949 年从大陆带去了大批优秀人才及 60 万军队的人力,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60 年代末 6~14 岁入学率已超过 85%,80 年代初则近 100%,教育经费也从同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4%上升为 5.4%。韩国自 70 年代起因消灭了文盲已不统计该项指标,80 年代末中学入学率高达 87%,教育经费占政府开支中的比重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中处前 10 名左右,高等教育在学科上极重视与经济起飞直接相关的工科与商科,中等职业教育则直接与提高工人技术水平相连接。香港、新加坡工人的素质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十分令人称道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有了

较高层次人的因素,因而在各种情况下总能主动地调整、适应,因而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综观它们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出发点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从自己的国(地区)情出发,切实找出本身的优势和劣势,结合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来确定发展战略,同时也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有利发展机会,从结构上升华、转变,最终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

就亚洲四小龙而言,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快,适应能力较强,在全世界经济不十分景气时能够显示出它们特有的活力。然而尽管 1991 年只有韩国人均收入仍在 1 万美元以下,但它们从各方面看却依然只是站在“发达国家的门槛上”,尚未完全迈进去,它们经济的二元性(几乎所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先进、落后,城乡对立,大机器生产与自然、半自然经济并存的二元性)并不强,甚至因属城市型国家而不存在,但却还不具有发达国家在结构、上层建筑方面的特点,因而它们仍然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从这点出发,我们应该在讲述中区分两个相互联系但又不同的概念,那就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产出(产品劳务总和)的增加,是一种量的增大;“经济发展”则主要指在量增大的同时,总要伴随着经济结构、上层建筑的变革,可以说是一种质的飞跃。增长是发展的前提,与亚洲四小龙相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经有过较快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增长是一种前提,并非发展的充分条件,因此这些国家出现了为人们所说的“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总量增长了,但经济、社会、上层建筑结构依然如故,仍然沉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底层。

当然,亚洲四小龙的道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能把它们的成功推而广之,把它们采取的符合本国国情、符合过去国际经济环境的特殊作法,升华为普遍正确的发展战略去盲目照搬,甚至提出“四小龙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目前,关于四小龙经验说法颇多,准备模仿的国家、地区也不少,我国一些

省、区也提出了赶超的口号及策略,与我国过去封闭的情况比,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如果能结合具体情况,采用符合国内外客观实际的作法,也会有所收获与成效,但切忌出现那种不分情况的仿效,那样,再有益的经验也会走向反面。另一方面,在许多文章、著述中,客观地分析了亚洲四小龙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或如有人所述:危机),他们提出的有见地的看法,十分值得我们有的省、区借鉴(当然对一些周边国家也有借鉴意义),在看到四小龙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的同时,避免自己将来可能碰到同类的问题和可能陷入的被动局面。但是,仅仅从某些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析出发,就断定亚洲四小龙未来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填补缝隙型依附经济,这也有失公允。试想,在上有发达国家压,下有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挤的情况下,四小龙的出路大概在目前也只能是填补缝隙,接过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以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筹的产品占领市场,然后才能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并与发达国家竞争。事实上,四小龙就是靠接受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挤占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市场,同时注重在这一过程中产业高级化,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发达国家今天对四小龙产品惧三分,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四小龙产品差一定的层次,乃至四小龙走到“发达的门槛”,恰恰是它们填补缝隙的结果。如果四小龙不走这条路,而是与发达国家正面冲突,或者忽视产业互补去搞产业门类齐全的进口替代,恐怕今天就不是在“门槛”上,而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研究四小龙给我们的启发之一就是,在方法论上非此即彼的情况应该避免,问题不妨得一个开着口子的“结论”,让未来去印证就是了。

本书在结构上首先展示了亚洲四小龙的概况,进而围绕着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人、物(包括资本与物质资料)、技术、制度(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展开分析,接着又阐述了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同时仔细研讨了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战略、政策法规措施方面的独特作法,所有这些方

面除了进行静态、比较静态分析之外,也还进行了结构的动态分析,以揭示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为了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找出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和特殊之处,我们对亚洲四小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包括四小龙之间的比较,亚洲四小龙与拉美等国家经济发展方方面面的比较,也对亚洲四小龙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别、未来四小龙发展的方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进行了探讨。最后,本书以并不很大的篇幅谈了中国与亚洲四小龙间的经济关系,包括合作与竞争,并得出中国与它们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只能是一种竞争中的合作、合作条件下的竞争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韩国总统金泳三 1992 年 10 月在《开创 21 世纪的新韩国》中说:“你死我活的盲目的竞争,是竞争的自我否定。你我都活的竞争才是正确的竞争。竞争的生命在于效益。”他的这段话是值得考虑的。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尽管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但对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讲,可以有所借鉴(当然也要结合国情)。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市村真一最近在北京“第三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国际研讨会上总结的亚洲经济发展十要素和经济发展政策六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洲经济发展的某些重要环节。这十要素是:高资本积累率;高储蓄率;成功的引进适合工农业发展的技术,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及土地生产率的日趋下降;开放经济中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美国和日本的火车头作用;比较合理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算过得去的收入再分配;经济发展各阶段所要求的官方与私人企业间的稳固组合关系;不常发生社会骚乱和政治不稳。六个经济发展政策所要考虑的层次是: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地区发展政策;人力资源与教育政策;研究与开发政策。台湾经济起飞“五大设计师”之一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在总结比较台湾、韩国经济

发展经验时也指出：除了政府的作用之外，私人企业的重要地位、经济法规通道与积极的竞争也是它们发展举足轻重的因素，（《发展的模式》当代研究出版社 1990 年）。在总结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经验教训方面，近年来著述颇多，呈百花齐放局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乃至借鉴的内容。但如同亚洲四小龙已充分认识到的那样，仅仅尾随美日而不独立开发，发展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因其特有的国情，单纯仿效四小龙也将把经济引入困境。在学习借鉴中，中国只有贯彻与四小龙竞争中的合作，甚至在合作基础上将四小龙作为竞争的假想敌、对手，这样才可能谈到超越。在这里，合作是相对的，竞争是绝对的。我国对外开放愈益深化，则愈会显示出竞争的重要性，尤其是目前与亚洲四小龙展开合作中的竞争的重要性。尽管竞争不一定会次次成功，但放弃竞争则必然次次失败。国际经济利益是靠实力、靠竞争分配的，开放的深化给予了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利益分配的机会，而竞争则是划切经济利益比重的餐刀。因此，在谈吸收、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教训时，应把与它们展开竞争作为向它们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才行。

目 录

C1004/1

序言	(1)
第一章 腾飞的起点	(1)
第一节 腾飞的背景与条件	(2)
第二节 腾飞的史前阶段	(8)
第三节 腾飞概述	(13)
第四节 80 年代的调整	(18)
第二章 发展的要素探究	(24)
第一节 人是第一宝贵的	(24)
第二节 四小龙的资本	(34)
第三节 技术是转型的关键	(46)
第四节 外向型的市场机制	(50)
第三章 适者生存与吸纳	(54)
第一节 外部环境的作用	(55)
第二节 70 年代后的应变及吸纳	(64)
第四章 官商联袂的机制	(75)
第一节 经济运转的中枢	(76)
第二节 有为与无为而治	(80)
第三节 经济活动的舞台——市场	(93)
第四节 四小龙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 与公司	(97)

第五章 战略、政策与法规	(102)
第一节 进口替代战略	(103)
第二节 外向型战略的实施	(107)
第三节 发展的新趋向	(127)
第六章 动态转换的结构	(131)
第一节 政策优惠与结构升级	(132)
第二节 产业调整的特征	(141)
第三节 贸易结构的趋向	(156)
第七章 困境与调整	(162)
第一节 “四小龙病”	(163)
第二节 四小龙的外忧	(174)
第三节 出路何在	(179)
第八章 发达与欠发达的比较研究	(190)
第一节 四小龙横向比较研究	(190)
第二节 四小龙与拉美国家比较研究	(197)
第三节 四小龙与黑非洲比较研究	(205)
第四节 何时步入发达	(214)
第九章 中国：竞争与合作	(219)
第一节 开放与利益格局调整	(220)
第二节 竞争中的合作	(225)
第三节 合作下的竞争	(236)
第四节 环太圈与群龙	(245)
后记	(253)

第一章

腾飞的起点

60年代至今，亚洲四小龙顺利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获得了高速增长，被称为创造了“经济奇迹”。以香港为例，以其弹丸之地，1991年人均出口值达16749美元，超过了比利时和瑞士，失业率全球最低（2%），电视机普及率98%，录像机67%，“大哥大”数量世界第一，BP机每6个人便有一部，平均寿命男子达74.6岁，女子为80.3岁，婴儿夭折率仅为6.7‰；生活水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200人便有一座酒楼，是世界三大葡萄酒消费地之一，柑桔人均每月消费5斤，海鲜人均消费居全球之冠，其富足程度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并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只是由于选择了适合国（地区）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它们才得以脱颖而出，摆脱落后的面貌，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本章，主要介绍四小龙经济发展的背景及其概况。

第一节 腾飞的背景与条件

一、亚洲四小龙的自然地理环境

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处于西太平洋边沿地带，紧靠大海，分别为半岛、岛屿和岛屿城市型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处于海上交通要冲，有较长的海岸线和良好的深水港，海上交通运输便利发达。另一方面，它们又都地少人多，人口密度很大，在世界上居于前列，这为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韩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朝鲜半岛的南半部，东濒日本海，东南隔对马海峡与日本隔海相望，西临黄海，与中国山东半岛相对，海岸线长约 10500 公里，领土面积为 98477 平方公里，约为中国面积的 1%，其中山地和森林占 67.2%，河川及其它占 10.1%，耕地面积只占 22.7%，1960 年人平均耕地面积不到 0.14 公顷，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略高于中国。韩国人口为 4300 多万，人口密度非常高，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 400 人，而可利用面积的人口密度超过 1100 人，劳动力资源充足。韩国呈温带海洋性气候，温湿多雨，年降雨量为 500~1000 毫米，适宜农作物生长。地形多为丘陵和平原，海岸曲折，有许多半岛和小岛，形成众多海湾和良港，海上交通便利。因自然资源比较贫乏（朝鲜半岛资源大多蕴藏在北部），所需大量矿产、动力资源大多依靠海运进口。

台湾位于北纬 $21^{\circ}45'$ ~ $25^{\circ}56'$ 和东经 $119^{\circ}18'$ ~ $124^{\circ}34'$ 之间，横跨北回归线，北临东海，东临烟波浩渺的太平洋；南临南海，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望；西临台湾海峡，与福建相对，距大陆最近处（台湾新竹至福建平潭）只有 130 公里。台湾包括台湾本岛、

临近属岛、澎湖列岛及紧邻大陆的金门、马祖等共 80 多个大小岛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冷战的年代里，被称为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台湾总面积为 36000 平方公里，1978 年可耕地面积为 91.83 平方公里，全岛大都为山地。人口约 2000 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 500 人。台湾属于亚热带气候，为植物生长提供了充沛的雨量和温湿度，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可一年几熟。台湾虽有一定的煤、石油、金、铜等矿产资源，但产量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大量进口。

香港位于中国大陆南部珠江口东侧深圳河以南，背靠大陆，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附近 230 多个大小岛屿组成，面积为 1062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34 公里。香港地处亚太地区海、空交通枢纽，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有宽 1.6 至 9.6 公里，面积为 6000 公顷的宽阔良港（维多利亚港），水深 9.14 米至 16.45 米，可航泊巨轮，港内有三个大海湾和两个避风塘，是世界三大天然深水良港之一。香港人口极为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近 5000 人，其中港九地区每平方公里竟达 10 万人以上，达到寸土寸金，几乎是人人只有立锥之地的地步。香港除周围海域、人力和港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资源，连饮用淡水也要靠内地输入维持。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部，东临南中国海、西朝马六甲海峡、南隔 16 公里宽的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北与马来西来仅相隔 1 公里多宽的柔佛海峡，有一条通火车与汽车的长堤与柔佛相连，恰如一丝相悬。新加坡包括新加坡主岛及其东北和西南的 54 个小岛和 9 个礁，面积 618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93.7 公里。人口不到 300 万，每平方公里超过 3800 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弹丸之地的新加坡，自然资源稀少，最有利的条件与香港相同，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它扼马六甲海峡咽喉，地处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居东南亚各国重要港口和城市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在国际航线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新加坡

港海面宽阔，码头成群，航道水深，南北有屏障，港内风平浪静，且纬度低，潮差小，既无结冰封港之虞，又无候潮入港之滞，是世界著名天然良港，新加坡也因此被称为“港口之国”。

二、殖民统治的经历

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全部都遭受过殖民统治。日本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长达几十到 100 多年的统治，从当地掠夺了巨额财富，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与此同时，殖民主义者为了便于统治，也在当地建设了一批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和银行、工商等企业，培养了一批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在这里打下了现代经济的基础。这些“遗产”，无疑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有利条件之一。

韩国在 1905~1945 年期间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达 40 年之久，整个朝鲜半岛变成了日本的商品市场、原料供应地、投资场所和推行战争与侵略政策的重要军事基地。在这期间，日本在加强对朝鲜的粮食和原料资源掠夺的同时，扩大了对朝鲜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增加了对工矿企业和交通部门的直接投资，建立起一万多家工厂，工人人数增加到 50 多万，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通过这些企业及其他途径控制了朝鲜半岛的整个经济命脉。1947 年归属韩国的日本人在韩资产，计有工矿企业 2690 个，财产 3924 宗，船舶 225 艘，仓库 2818 个，商店 9096 个，耕地 32.43 公顷，住宅 48456 幢，森林 7 万公顷，果木园 2386 处等，占当时韩国总资产的 80%。战后韩国经济，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之得到恢复和发展的。

1895 年的《中日马关条约》使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到 1945 年长达 50 年之久。在殖民统治下，日本的垄断资本财阀完全控制了台湾经济，把台湾变成了自己的农产品（主要是稻米和蔗糖）的供应地和商品的倾销市场，从台湾榨取了巨额利润。日本殖民者

把台湾经济变成日本经济附庸的过程，客观上也为台湾带来了一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先进技术，相应地发展起了农业、交通运输和金融事业。到殖民统治结束时，台湾经济虽然仍以农业为主，但同时却具备了未来工业化所必需的重要基础——较好的农业和交通运输基础，大量的发电能力，以及初具规模的机器制造业和消费品工业。台湾的识字率 1940 年上升到 27%，是除日本以外亚洲最高的地区，这为台湾造就了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 1200 多家企业，1949 年，又从大陆带去了国库的大批黄金、白银及官僚资本和部分民族资本，从上海等地运走了相当部分设备和迁移了企业中的管理及技术人员，从而为台湾经济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香港自 1842 年被英国殖民者占领以来，经过 100 多年的经营，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主要从事转口贸易的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围绕海港形成了一整套比较适应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管理体制。1946~1949 年间，由于全国解放战争的影响，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区特别是华南地区进出口货物均以香港为转运站，使香港贸易有了很大发展。随大陆解放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盘踞在内地的英资财团所属的航运、贸易、金融以及工矿等企业将其在大陆上的资产、机构和人员撤至香港，内地特别是上海的一批民族资本家也挟带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港，使资金、设备和管理技术及人才在香港高度集中，使之经济实力大增，也取代了原来上海在远东的贸易、金融、海运的中心地位，成了西方世界在中国乃至亚洲主要的转口、商业和金融中心。

新加坡原来一片荒凉，仅有百余名渔民和农民。1819 年英国占领后，便广招移民，兴建港口、船坞和城市，把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对大部分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吸引各国商船来此，使之迅速成为中国、印度和欧洲对马来群岛和东南亚邻国商业交换的中心，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大港，后来随汽车工业的发展，新加

坡又成了橡胶和锡的加工、转口贸易集散地。同时，英国还在新加坡修建了它在亚洲规模最大的海空军基地，从而给新加坡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港口、道路、金融、通讯、市政设施建设，为独立后的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

三、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在 60 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的，当时的国际环境，加上它们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关系，为它们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国际机遇和外部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进入了一个长达 20 年持续增长的“黄金时期”。据统计，从 1950~1970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为 4.9%。世界经济景气带动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容量迅速增加，1950~1973 年，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2%。国际经济关系在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下得到调整，发达国家市场逐步开放，贸易保护程度逐渐降低，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太平洋沿岸各国，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品市场，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关税优惠制度、优惠政策也为自己扩大出口创造了条件。亚洲四小龙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加上它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关系，使它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享受着特殊的照顾，在诸多发展中国家里捷足先登，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使用本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按照比较利益的原则，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竞争力强的纺织、食品、轻工等产品，大量返销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资料表明，当时亚洲四小龙的制成品出口，占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促进了它们的经济发展。